

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八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讀書法

撝謙曰。生於盛世。其時目見耳聞。無非善俗。然必讀書明理。生於末世。耳聞目見。無非鄙惡。不孝不弟。無禮無義。習與性成。若認爲良。知竟自行去。爲害不淺。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或者薄詩書。惡聞見。大愚之

言也。彼釋氏屏去四倫，遠跡山野，無學之說，猶或可通。今日與俗伍而不尚友，古人知識何由高明，行誼何由卓犖，聖學精微何由仰窺。世固有讀書濟惡者，亦有傷寒食穀而死者。然書與穀終不可廢也。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的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

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唯自失兼亦誤人○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

無由考較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上蔡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

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  
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  
以此引博學之士。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  
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  
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數之表。此蓋某所自爲者。如  
此。○龜山旣受業於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  
學者翕趨之。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  
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

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西山氏李郁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西山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取論孟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西山之語學者。

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



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

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

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

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與張元德書曰。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會着心記。當細繹玩味。至有兩年看

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質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答陳明仲曰。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

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个入處○觀書但當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

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義理窒礙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的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觀書當從分明。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得。○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指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辭。

的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常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止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



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答王晉輔曰。爲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覆。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義。未可便肆已見。妄起浮論也。○學者翹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的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

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答陳膚仲曰。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

常少。而其放心也多矣。且胡爲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

聖人說的是他曾經歷來。○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

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此兩句未見所出疑程子語

秦

漢以下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

自家身上理會。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

仁。如何是義。禮智。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

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

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或問讀書未

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知學者。要須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个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這個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的。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止熟讀正經。行

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虺旣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只是他讀時。只

要模寫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讀書先要熟。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玩味涵泳。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

性理大全卷之八  
中則說矣。其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  
一般。一一仔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讀一句  
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讀書須以自  
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  
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在那裏面嘗  
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黃筆。三  
四番後。又用黑筆。是要尋那精的看。道理須是漸漸  
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  
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

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  
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  
之。以爲有益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不知有四邊  
方有滋味。○讀書須是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  
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  
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  
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  
極好。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  
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



卷之八 二 音六十八

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唯會得聖賢語意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答陳師德曰。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

意味不然。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卽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卽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二三十段。亦未解。便見个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个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的是固善。若自得的非。却如何不若且虛。

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馮謙曰。孟子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言不強求其得。義理浸沃之久。自覺有得。程子言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此言非記問而得。默識心通。自得於己。兩自得。義各不同。皆有。所藥。孟子之言。戒夫欲速助長。迫切求得者。以爲但須深造。俟其自得。方有受用。此卽先難後獲之意。程子之言。戒夫徒聞於外。信耳任目。無得於心。

者以爲須實得於己。二者益相成焉。乃學者執程子之說。至於反碍孟子之說。益有二焉。陽明言楊墨佛老。彼有所自得。辭章記誦之學。楊墨佛老之不若蘊生黃氏以爲楊子雲之擬易。王通之擬論語。靳靳焉如形之守影。反不如申韓之自得也。兩言者非不是也。然聞之聖達節。次守節。學至孔孟程朱。固爲自得矣。不及是者。則尊其所聞焉。雖不可謂之自得。而語言有所師承。不敢謬於聖人。猶比無德不敢作禮樂之意。固治世之謹行也。若以

爲不必守聖人之語言而出於楊墨申韓之自恣。以爲自得。則是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其害大矣。二子之說。固貴有所善用之也。其一則以學貴自得。不必徒事詩書。直欲當下便是。謂之自得。又急欲求得。反謂自得。真是掘苗助長。反與深造之意相悖。所以聖賢之言。譬如百藥。無所不有。唯在善取。害寒病而取大黃。直自害耳。

又曰。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的。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

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  
理好處。却又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  
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  
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  
揀難的好的看。非唯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  
只此心思便不定疊。○讀書且就本文看。不必又生  
枝節。看一段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令人都不愛去  
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會向後反復。只要  
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會去細繹前日已讀的。○讀書

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要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讀書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這邊讀。便搬出那邊用。○今人不於書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學

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

上六語  
出李郁

因嘆驟進二字。最下得好。

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虛心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碍不通處。方好較量。今若先去求个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註了。且可



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  
今未可先去著疑。○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  
却教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  
便是。未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  
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潔  
淨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有遮蔽處。聖人七通八  
達。事事說到極至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  
事事窮到極至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個田地。方是語曰。執德不弘。易曰。寬以居之。聖人多說个廣大寬弘之意。學者須體之。○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則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讀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如此豈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纔把書來讀。便先立个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

下稍弄得熟。只是這個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某嘗謂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音朔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待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正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

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個却是一身總會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

人入廣在羅浮山住兩三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採。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唯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與呂子約書曰。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覆通透。而復易一書。蓋不唯專力。易見工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

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爲聞見之知。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辭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理義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已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然非經文意也。如此則但據已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正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覆精詳。不可草草說過也。

○講習孔孟書。須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已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的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典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謂此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

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文義。隨文解看。○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



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畜極則通。須是畜之極則通。○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書。一般識的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

得他用心苦也。○觀書詩曰。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艫  
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答呂子約書曰。大抵讀書。覺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  
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  
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  
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  
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嘗竊憂之。而不願  
子約之爲之也。子約試取語孟學庸等書讀之。觀其  
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

害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  
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  
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  
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爲學必先至  
誠。不誠未有能至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  
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  
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  
便有聖賢前輩氣象。○讀書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

未曉文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恥。會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己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舉一學者詩曰。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與味長。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

性理未中  
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亂天常。○又曰。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細玩味。不可草草。○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 讀四書法

伊川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

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個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個人。便是不會讀也。

大音沈子嘗言。未讀二南時。嘗恐面牆。今細讀一  
番。亦未見不面牆。搗謙曰。二南之詩。周時以化天  
下。鄉飲鄉射用之。燕飲用之。如今小學生上學。便  
讀大學一般。都是脩身齊家治國之理。若孔子生  
今時。須曰。人而不讀大學之書者。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人必不以爲疑。蓋二南有聲氣之和。大學  
得綱領之要。○爲周南。名南爲字。朱註作學解。義  
包甚廣。後人謂二南之詩。伯魚豈所不知。夫子教  
以爲者。教以行耳。不知此等說話。未必不是伯魚。

始學如不學詩。無以言。與小子何莫學夫詩之類。可見不必抗之使高。鑿之使深。兼之聖門原無詞章之學。至後世始有徒讀書而不行者。

又曰。凡看文字。如七年必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度量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或問且



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終是不決洽耳。○若能於論語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人只看語孟。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橫渠張子曰。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

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不唯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學者尤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

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

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及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答黃直卿書曰。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較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右一條與上熟讀精思一段參看方盡其妙○若理會得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學者於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答林伯和曰。講學莫先於論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

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凡讀書須看上下文義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處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各不相礙○答張敬夫書曰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辭

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聖賢一字一語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

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註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緩散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饑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饑



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的却都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靜。然本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的。只如何便自見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勉齋黃氏曰。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治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乎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 讀經法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意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出

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皆是人。皆是。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程子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以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唯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會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佞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又曰。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馮謙曰。讀詩有數法。一是逐句斷章。觸法如潛雖  
伏矣。詩本憂亂。子思便感發慎獨處。此韓詩之學  
也。一是每詩理會立言之意。如孟子言說詩不以  
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又言誦  
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此今日晦菴之詩學也。一是  
合一國一代而觀之。以見其興亡隆替。此古天子  
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之法。如季札歷論周  
樂是也。不知觀風。則授之以政。不達。不知斷章。則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知以意逆志。則不能尚友。

矣。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個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伊川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

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嘗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

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朱子曰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的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



會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書。鄭箋不識經大指。故多隨句解。○學者於言上會得淺。於象上會得深。○答呂伯恭曰。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

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詒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

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者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答林德久曰向在

玉山道間。見徐彥章說離爲龜。故卦中言龜處皆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爲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答江元適曰。齋記言易姑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熹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

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髣髴曰強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溟滓鴻蒙之說。以六經語孟考之。凡聖賢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淵奧。似或不如是也。○答袁機仲論啓蒙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警學贊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又曰。理定旣實。事

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又曰潔靜精微是之謂  
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

摛謙曰論語說个中字易言時中○易如太虛鳶  
飛魚躍川流澤溥草木喬皆陰陽之所有而不  
可辭也。鑑設於此物大象亦大物小象亦小夫焉  
有所倚○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程子之易以動尚  
變之道也朱子之易以卜筮尚占之道也。

朱子曰書中諸誥多難解處想是當初俗語所以而  
今解不得不然是當初聖人告臣民之語教人如何

曉得。

弟子讀尚書。予問之。有所得否。有所疑否。曰。無所得。亦無所疑。今只依文解義。搗謙曰。讀二典。須看堯舜德性何如。修身理家何如。經天何如。治地何如。化人何如。制度禮樂何如。堯舜意思氣象何如。真如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方是會讀書。若只依文解義。如何會得悅樂。○聖人微言。多在禮記。如樂記內。則閒傳等篇。直多是聖人親筆。其餘大都游夏諸子遺言。斷非漢儒可及也。唯有一二訛

言如夢帝九齡周公踐祚之類一二謬言如義道以霸至弟近霸之類當是傳久訛入以此槩疑戴記非知言者也○儒行經解諸篇實大洗

伊川程子曰看春秋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僞○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朱子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



大綱皆通。但未知會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  
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  
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  
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  
見識。徐徐以俟。莫立課程。

摠謙曰。文定春秋解。始初用意太深。又遵程說。不  
免多鑿。如夏時冠周月。去秋冬二時等。是也。後半  
漸漸純粹。亦有大義乖者。如楚子麇卒。齊侯陽生  
卒。是也。亦有前後遺忘相異者。如猶三望。是也。春

秋以天自處。直是道得著。若不是以天自處。如何  
敢黜陟天王孔子。知我者。其唯春秋乎。所以擬  
春秋者。多見其不加量也。

橫渠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  
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朱子曰。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  
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  
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  
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

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答張敬夫書曰。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行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唯屋下架屋。說得義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文作兩樣功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

漢儒可爲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馮謙曰。此卽橫渠謂中庸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之意。

又曰讀書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個字在。方好。○聖經字若主人解者猶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如東坡陳少南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

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

讀史法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的。

馮謙曰。凡史所載。多是興亡治亂之跡。其所以成

性理大全卷之二十一  
三百十一  
敗則在人神明之間。非史可盡。天下決無幸而成者。不幸而敗者。比如吳爲三師以肆楚。楚罷于奔命。予嘗見近人用兵。分四五師。更番擾敵。敵人只用數十騎敗之。絕不罷困。韓信背水致勝。予嘗見近人背水見敵。兵方至。皆相率投水而死。非其謀之不善也。神明不存焉。推此可以盡萬端矣。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亦是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植。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大學中庸。便去看史。胸中無个權衡。多爲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



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  
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  
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  
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足。則當看國紀。國紀只  
有長編十分之二耳。

摛謙曰。左傳是前古遺音。當諷讀。餘史或精力不  
及。只熟玩綱目可耳。宋以下却未有統會。須得一  
人料理。

又曰。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

祖起沛公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

東萊呂氏曰觀史尤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魯齋許子曰閱史必且留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

論始學

程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起。不易此言。○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恩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

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  
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  
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  
其升堂而撲之。若既撲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  
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  
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明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  
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  
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

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伊教人  
未見意趣。必不樂去聲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  
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  
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  
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  
歌之。似當有助。○伊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  
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  
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馮謙按。今邪說誣民。初學不與之說。待其陷溺而

救之則晚矣。古今自是不同。

橫渠張子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缺焉。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宴游之樂耳。○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其於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嘗在。又隨所接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

不去隨所接所居而長。

原明呂氏曰。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思叔張氏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右。朝夕視爲警。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答安仁吳生書曰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爲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爲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之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



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鬼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叩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遽肯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唯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

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投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其實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漸漸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

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已甚事。○  
如今全失了小學功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  
身心。却方可下功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  
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足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功  
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  
始終是一個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獨將這個  
敬爲始。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  
皆是。○嘗疑曲禮衣毋擦。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  
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

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的樣子。○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費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

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目。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

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朱子大全

載此段乃與魏元履之子應仲書也。豈卽以此訓子乎。○問女子亦當有教。自

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

亦可。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因論小學。曰

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

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雖作何益。古者國君

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

東萊呂氏曰。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

輕忽不躡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躡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躡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就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搗謙曰。看先正許多典型說話。初無直捷功夫。只是循而行之。久久自與於穆不已。天道相近。喜言

直捷不肯循序者多是半路收拾。不耐煩耳。予嘗以爲朱子之學雖重致知。然必自小循習行來。有得方能言王氏之學。雖重力行。然不必真積力久。只看一部陽明文集。便可矢口談道矣。所以流弊無窮。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

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姪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齊許子曰。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誦讀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目。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旣



辨其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誦讀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誦讀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誦讀哉。戴氏記拾曲禮遺言。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誦讀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典。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誦讀雖易。而竟何用。士大夫之家。頗知其無用。而欲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

書字語長短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強摳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撝謙曰。今人見說小學。便忽而不問。不知一生之始。屬元。成人以後屬亨。中年以後屬利。老而考終。屬貞。乾元統天。莫大於小學也。無元則一生之事皆小矣。○易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蓋初陽方長。交游厯雜。則一生人品壞矣。末世年未成人。父兄

便使廣交幼少之人。何知善惡。驕淫。謔浪。相習成風。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二十以內。不失赤子之心。則一生大抵無失矣。誠一無偽是也。朱註行有常言有實。可謂六字經。○少年不學古而專事浮華。以取名利。則性情日汎濫矣。好學之人。雖失不遠。○凡人之學。非至不惑之年。未有不以先入之言爲主。若不讀書。而專以世俗之言行。浹於心耳。則自成一俗人矣。卽書中唯有三代聖賢言行。莫非天理。若不讀五經四書。而先取後世子史之文。

讀之則機詐權謀與夫放蕩詖淫之說浹於心耳。不覺自入於機詐詖淫之中矣。既已先入於胸中。則必反以四書爲迂闊而心術乃不可救。所以自少必須養以經學。使之出口入耳。經目薰心。莫非天理。待天理爛熟而後可以馭子史。應俗人矣。